

真情流淌

写作路上的“明灯”

○卢江良

光阴荏苒,在文学道路上,已跋涉了25年。在这个过程中,遇到过无数老师,绝大多数是已故大师,诸如鲁迅、契诃夫、卡夫卡等,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,也有一些现实中的师友,而印象最深的是这四位。

董铭杰老师,教我高二语文。他毕业于浙师大中文系,还在读高中的时候,就在《浙江日报》发表过诗歌和散文。由于有文学铺底,他教的语文课,与其他教师不太一样,很注重对细节的分析,比如讲到精彩处,会重复三四遍,直到逗得我们捧腹大笑为止。

他对于我文学上的意义,更多的是启蒙的作用。应该说,在上他的课前,虽然我喜

欢文学,但还没课余写作。他的出现和启迪,让我真正热爱文学,并尝试着写作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我写的课堂作文——议论文,以前总被批为“乱七八糟”,而在他看来是那样“别出心裁”,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创作的信心,从此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。

路祥老师是第二位。当时,我还在读高三,因热爱文学创作,去河北文学院函授,路祥老师就是指导老师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如今我已记不清他具体指导过什么。我只记得有一封信里,他曾这样告诫我,一定要写永恒的东西,比如人性、爱情、命运等。

路祥老师的这句话,对于他自己而言,也许是不经意写

下的,但为我的创作指明了方向。从读到那封信开始,我就有意识地遵此创作,直到过了10年,我确立创作基点时,依然不忘初衷,定位于“关注人性、关注命运、关注社会最底层!”

第三位是汪志成老师。汪志成老师是绍兴的知名作家,我在绍兴县文联打工时,跟他来往较多,特别是夏天的晚上,经常会去他家跟他聊文学。那个时候,我已写了近10年小小说,逐渐产生不满足感,觉得它体量太小,无法容纳更多的思想,决意转写短篇小说。

然而,由于对小说操练时间过久,已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,面对陌生的短篇小

说,一时间无从下手。于是,我去找汪老师讨教。还是在汪老师家里,与他隔着一张方桌坐着,他这样告诉我:“如果把小说比作一株树,小小说是一株小树,短篇小说是一株大树中的一段,但通过它可见整株大树……”顿时,我恍然大悟。

我要说的第四位老师,是《北方文学》的编辑,叫“付德芳”。正确地说,我跟她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。那时,我刚从绍兴到杭州,放弃了小小说创作,专注于短篇小说,两年时间内,写了七八篇,全国各地到处投稿。付老师是位敬业的编辑,对我做到每稿必复,更难能可贵的是,还会附信提出中肯的意见。

记得,我投稿给《北方文学》,前几次均以失败告终。到了最后一次,付老师直言不讳地指出:你的小说还停留在通俗文学上,你把故事讲得太满了……她的那封信很简短,但上面的每一个字,现在想起都比金子值钱,它让我对严肃小说有了新的认识。也就在那封信后的一年里,我有四个短篇小说,经她的手发表在《北方文学》上。

在25年的文学旅途中,让我受益匪浅的师友,自然不止这么几位,但这四位的教育,在我的整个创作中,起着决定性的因素,它们像一盏又一盏的灯,照亮了我创作的不同时段,让我能够跋涉至今,并将继续前行。

思绪点滴

怀疑与信任

○钟茜

天下大千,熙熙攘攘。又有多少人能妥善处理怀疑与信任呢?

固执的怀疑,斑斓的天空会逝去它的色彩;单纯的信任,叵测的世界将吞噬你的天真。过犹不及,如同怒放的鲜花,过了季节便零落一地,未到时节却难堪入目,中庸之道,非惟全疑,亦非全信。

一味怀疑,世界变成灰色。你若是连老母亲为你煲一碗汤也要加以揣测用意,那你的生活还有什么快乐可言?你怀疑着至亲至爱至交的同时,不仅伤透了他们的心,还将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防备中无法自拔,何苦呢?若是如曹操一般陷入疑心病,不信任自己的亲人与生死追随的属下,仅因一个梦便大开杀戒,那么身居高位是为了什么呢?

凡事有个度,信任也一样,盲目过度的信任,只会让人生被他人掌控。当今广告层出不穷,花样也日益增多,为了提高可信度,总会邀请一些电影明星、专家教授代言。他们大谈特谈,即使随便来一个,套一件白大褂也能唱一出戏。因为相信,便一步步迈入叵测的人心陷阱中,不能自拔;外界的冷漠,单纯的人,愈加悲剧凄惨。事实上,就是因为没有怀疑,被人家卖了,还帮人家数钱。

相信是美好的,但总有不美好的人,利用信任,谋取私利,甚至危害社会,所以相信也得有个度。一味相信,人生只能匍匐。若是面对骗子的诈骗短信,毫不犹豫地

汇出多年的血汗钱,我真是想象不了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。

中华文学博大精深,自古以来便推崇中庸之道,做得过头与做得不够是一样的,因此应该适当,不走极端。一味怀疑,内心将被自己禁锢,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。而一味地相信,盲目地听信他人,如果那人心存恶念,那么你只能沦为坏人的工具。

不能一味怀疑,也不能一味相信。简而言之,就是适度怀疑与相信。换言之,凭什么可以不在该相信时怀疑,不在该怀疑时相信?

对于至亲至爱至交,放心大胆地相信吧!人是感性的,岁月的积淀足以看清或是感动一个人。既已成至亲至爱至交,你完蛋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?就算有偶尔的小欺骗,不知又有何妨?

若是普通朋友,或是泛泛之交,那怕是没有这个待遇了。俗话说: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只要不显露于面,心中适当的防备还是要有心的。而对于陌生人献媚,那定是要大大地怀疑了。天上不会掉馅饼,偶然的背后是人为。

怀疑与相信虽是反义词,但两者能共存。

学会怀疑,拥一束理性与智慧之光,于油流喧嚣中保持自己的思考,作出判断与选择;愿意相信,带一颗大气与慈悲之心,让世界更加多彩。

且信且疑,立行于世!

闲情逸致

米果果不是东西

○河流

米果果是个啥东西?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初一听这个名词时我就在问,同事说:“米果果不是个东西。”

不是东西那是啥?他们继续调侃:“米果果还真不是个东西,非要说是东西那也是个好东西。你看过就知道了”。

确实,我去后才知道,米果果还真不是东西,而是西施故里诸暨山下湖一个农家特色小镇。这里是一个集果蔬种植、产品深加工以及休闲度假为一体,且颇具特色的农旅融合发展典范。投资近3个亿,算是一家颇具规模的超大型“农家乐”吧。

日前,本企业员工生日聚会,鉴于自己是兼职工会主席,特带大家去体验了一把,不亦乐乎。

一进米果果,立马感觉这规模宏大,颇具来势,也很有特色。

远远望去,一马平川,足有百亩。单是种植基地的火龙果、草莓、蓝莓、百香果等果蔬大棚,就方圆数十亩。据说这里种植的品种达80余个,那感觉是特别的梗。在蔬菜大棚,与之匹配的土锅灶台有46个,柴火烧烤,一字排开,好不壮观。旁边,各种时令蔬菜瓜果供随时采摘,碧绿葱茏,甚是养眼。

那日,我们到米果果已经上午10点多了,园内何经理建议我们先行安排自助野炊。由于本次生日员工有60多位,我们把大家分成了6个小组,生火的,淘米的,去菜地采摘的均妥妥安排,就连每组掌勺的师傅都是大家共同推举。不到一小时,一桌桌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,全摆上了桌面。

为了有比较,大家还特选我当评委。这不用说,自是各有千秋,当然是你好好大家都好。只要来者开开

心,那便是极好的。此情此景,谁见了都会感慨不已,其乐融融,溢于言表。

米果果虽说是一个集果蔬种植、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农旅融合小镇,但它彰显出来的文化亦不可小觑。就拿大棚东侧的“乡村记忆馆”来说,那里摆满了我国旧时农村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用过的犁、耙、打谷机、风车以及各种各样的农具,足有上千件,加之配以图片文字说明,让人浮想联翩。

那日中午后我们漫步园区,三三两两信步而行,满园景色让人格外开心。虽然这冬令时节来得不是时候,早已错过采摘季节,但残留的景物却依然清晰可见。据引领者何经理介绍,瓜果成熟季节游人尽可在此免费享受各种瓜果美味,若想要打包带走,那可得称斤论两了。

游乐场是米果果一大特色,在户外拓展区,不知啥时来了好多休假游玩的小朋友,而我们的寿星们也像大小孩一样,和她们一道体验了一把小火车旅行的滋味。在游乐场乘坐游艇的折腾中,寿星们更是放开了平日严肃有加的工作状态,三五成群地驾着游艇在湖面上相互追逐嬉闹。特别是餐饮部一位大姐,竟忘情地唱起了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。

米果果的文化是多姿多彩的。除我们看过的乡愁记忆、生态主题餐厅、户外拓展外,还有花海公园、九品莲花馆、恐龙体验馆以及跑马场、丛林飞鸟和如纸梦乐园、梦幻夜场等一大批文化设施和场所。我们从带队的何经理口中得知,米果果还与中科院热带农业科学院签订了五年的战略合作协议,建立了博士工作站并取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与成果。

离别时,我感慨不已,心想,不久的将来,这里必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风情小镇。

情景交融

渔寮赶海

○李晓春

至苍南渔寮时正是黄昏。海潮离岸很远,裸露出大片的沙滩。黄昏是沙滩上最热闹的时候,初秋虽不是旅游旺季,但海里有不少泳者在戏浪。

渔寮的大沙滩非常平坦。潮起潮落,海浪像巨手抹掉了世人留在沙滩上的所有印痕。大海真像个胸怀宽广的老人,无论好的坏的,他都包容。

我赤足在沙滩上行走,沙绵软却极有韧劲,一脚踩上去,沙子整体下陷,沙与沙之间,丝毫没有断裂的迹象,留下的脚印非常清晰。海水温温的,尽管已是秋凉,却丝毫没有寒意。夕阳照亮整个海面,海面上停泊着数十只小渔船,上面插着红红绿绿的小旗。看着这些小渔船,我莫名地想到在墨西哥海湾捕鱼的那个叫桑提亚哥的老人。

海上,有一艘小渔船正在作业,渔民们正在使劲起网——他们把挂在海网上的小鱼小虾们摘下来。夕阳柔和的光芒铺洒到他们的身上脸上,一颗颗汗珠闪烁出神性的光辉。

夜色中的渔寮大沙滩,和白天一样激情澎湃。

沙滩上燃起了篝火,响起了歌声。繁星满天,海风习习,海潮打着节拍。

海在涨潮。

与黄昏时的潮水相比,夜里的潮水更高更急更猛,它们肆无忌惮地逼近岸来。

我离开喧闹,往海滩的深处走去。海风包裹着我,凉凉的。月光下,滚滚而来的潮水闪耀着洁白的光芒。在这片静谧的海滩上,我想起了写《雪浪花》的散文家杨朔。

不知不觉中,我走到了沙滩的尽头,一些小山一样的海礁矗立在我眼前,筑起了一堵堵黑黝黝的城墙,阻止我继续向前。这是大海故意设下的障碍,挡住我前去探听大海的秘密。

海滩上的喧哗淡了,疯狂了一夜的游人们像海鸟一样回到

了窝里。

海潮在继续吞食着沙滩。潮声更大了。

永不疲倦的海潮在黑夜中清晰分明,远远望去,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像一条条白练在滚动,那雷鸣般轰隆的潮声,不就是无数朵浪花在演奏的交响乐吗?

大海神奇美好如斯,我如痴如醉。

海鸥响亮的歌声把我唤醒。拉开窗帘,晨光调皮地侧身挤了进来。

晨曦中,渔寮大沙滩上游人寥寥,大海愈加辽阔了。一波一波的潮水收敛起夜里的放肆,柔声细语地温存。纸样平整的细沙里,躺着许多贝壳,白的、红的、黑的、大的小的,这是大海慷慨的馈赠。不知不觉中,我走到了昨夜阻挡我前行的礁石前,巨礁们湿漉漉的,它们和海潮经过一夜的厮杀,没有半点疲惫,精神抖擞。然而,当我走近礁石时,礁石上一些闪闪发光的光亮攫住了我的眼睛,这些光亮难道是礁石开出的花朵?凝神一看,我发现居然是无数小贝壳镶嵌在上面。它们是被海浪一下一下钉到礁石上去的,这要有多大的毅力,用多大的劲啊!

天光渐亮,沙滩上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几个提着篮子的渔寮人在逡行,他们时蹲时立,走近一看,原来是渔寮人趁早在沙滩上捡蛤蜊——他们在沙滩上有小洞的地方,把食指和中指并拢,插入沙中,每次下插,都能够准确地把躲藏在沙中的蛤蜊挖出来。

我效仿着,果然,也挖到几只。

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个鲜红的红点,红点像一滴红墨水落在宣纸上,很快洇染开来,天穹在急骤变色。我看到有一朵云开始燃烧,火光把整个辽阔的大海染成了金色。

太阳刚出来,一艘艘渔船在满天的阳光中扬帆出海了。

笔随心动

长姐如母

○徐曙光

父母亲过世得早,姐姐家顺理成章成了我们兄弟姐妹逢年过节常去的地方。每次去姐姐家,不仅吃得好、玩得开心,而且还可以和姐姐聊聊天叙旧,回忆过去的时光。拜访姐姐成了我生活中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

父母相继去世后,我们兄弟大部分的春节都是在姐姐家过的。其实姐姐和姐夫也盼着我们去他们家过年,这样才像一家人嘛。每年春节前夕,姐姐就会早早从市场上采购好各种各

样好吃的年货,大年三十一大早,又是杀鸡,又是煮猪头肉,为了年夜饭忙上忙下。满满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都是姐姐姐夫两个人一手操办。而每年年夜饭餐桌上,我们兄弟、弟媳、外甥、侄女围坐在一起开吃年夜饭,最晚入席的总是姐姐和姐夫。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一整天,略显疲惫的脸上,却仍带着开心的笑容,一个劲招呼大家吃好喝好。

姐姐比我年长5岁。打从记事起,就知道姐姐为我

们这个家付出很多。曾听父母说,按当时的成绩,姐姐考个高中是十拿九稳的事情,可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,经济拮据,姐姐只能在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做临时工赚钱贴补家用。瘦小的姐姐在建筑工地上挑砖头、拌沙灰,一点也不输小伙子。听母亲说,有几次姐姐下班回家,看到姐姐细嫩的手上磨破了皮,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可姐姐却微微一笑说:这点苦算得了什么。后来,通过招工,姐姐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山村基

层供销社当营业员。虽然人地生疏,可姐姐一干就是好几年,她扎根基层,立足三尺柜台,热情接待每一位上门的顾客,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,姐姐的服务态度好在当地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。

去年10月,我由于身体不适,需要去外地做手术。姐姐和姐夫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为我加油。住院期间,他俩一边陪护,一边变着花样买营养好吃的食物给我吃。后来听女儿说,那天我被推



村口古樟树

郭建生 摄